

■特稿



姥姥在上

□潘艳菊 文/图

更多的时候，我是不去想这个场景的，但偶尔它却会来造访我的心。它来的时候，带着一种质朴的画面感，光明、简单、朗净，没有声息，有着旧日的味道。

画面的主人公是我的姥姥。那个梳着发髻，穿着偏大襟衣服，佝偻身子的小脚老太太，永远的慈眉善目。每次见到我，总是摸出藏着掖着许久的某个东西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这个给你吃，给你吃。

小时候去姥姥家做客，是我不倦的向往。姐姐有可能和我争抢，妈妈有可能打我骂我。唯有姥姥，永远呵护我。童年时代的我没有得到过任何生日礼物，但是我一直内心满满。姥姥给予我最深的爱，她给我穿家织的土布格子衣，在家门外摆起一个个城堡般的草垛，村边的黄土路将我带向大片的田野与清凌凌的小河……任由我放肆、自由地生长。

夏日的夜晚，一张席子铺在庭院的中间，在飞着蚊子和萤火虫的月亮下乘凉的时候，姥姥轻轻摇着蒲扇，麻姑、女娲、织女……从她瘪瘪的嘴巴里钻出来。我在这样温软的夜色里好奇而心情愉悦，枕着一个甜甜的梦睡去。

故乡河汉纵横，每次我下河，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我那些表哥表姐们好好照顾我，只准在浅处戏水。有一次我不听话，走到河中间被水淹没扑腾了一阵，她知道后大惊失色，从此我再下河只能跟着她。

姥姥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好？这些问题，我从未想过。直到有一天那个曾经给予我无数温

暖的姥姥，轰然倒下，我才想到我对她知之甚少，更谈不上对她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、兴衰际遇有什么了解。

她的腰一直佝偻着。我以为那是走路姿势不正确造成的，其实是生活的重担压弯的。她出生贫穷，从小就跟着父母逃荒要饭，唯一的弟弟也流落异地码头扛麻袋讨生活。后来嫁给姥爷，姥爷英年早逝，姥姥只能拼命劳作养活一对儿女。但她又天性善良，但凡家里有一点好东西，就颠着自己那裹着的小脚东家走，西家串，一会给这家送点这个，一会给另一家又送点那个，所以与乡里乡亲处得都很和睦。她走的那一天，很多人为她送行，大

家都说这是一个好人。

她长年咳嗽，每每只以冰糖化咳。我以为冰糖是最好的礼物，工作后，第一次发工资买了一大袋冰糖送她，她拿到后满足又欣慰。可这样的机会也只给我两次就离我而去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我只有深深的遗憾。

这个世界上，姥姥亦或奶奶，她们是顺着血脉的亲情化育为最强大、最根本的母性的慈悲，是世界上最准确最靠得住的慈悲。现在的我远离故乡，但我在任何地方遥望童年的方向，总会得到一份温暖的回应。那些亲情，抚平褶皱、吹去泪痕，成为我生命里最不易觉察也最温柔的部分。

■青春岁月

“逆袭”便利贴

□张群 文/图

去报社领稿费，小会计20岁出头的样子，干净清爽，浑身散发着青春朝气。我的目光被一张淡黄色的便利贴牵住，显然是小会计特意贴在显示器正中央，“记得打印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准考证”。

因为年轻，可以心无城府地将追求写在便利贴上。职场中，便利贴不仅是记录琐碎事项的好工具，还是催人奋进的号角。

同事小郝也喜欢在便利贴上写写画画，她的格子间里贴满了形形色色的便利贴。从远处望去，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像一面面招展的小旗帜，神气活现地迎风飘扬。

小郝逆袭得颇为成功。入职时，作为财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她应聘的工作岗位为业务跟单。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背景令职场前辈一度怀疑她的业务能力。只是小郝非但不气馁，还非常用心。工作中，毫不起眼的细枝末节她都会一一记录在便利贴上，时刻提醒自己。“给英国客户寄样品单时一定要附上腰数纸。”“啪”的一声带着凌厉的风声，小郝把便利贴贴在台历上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“下次寄样品单时不要忘记。”

小郝的进步有目共睹，不消两个月，小郝被提前转正为正式员工，开始在业务领域独当一面。小郝格子间里的便利贴铺天盖地，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唯一不曾改变的是小郝对工作的初衷，热忱明朗，积极向上。

还是便利贴，犹如记忆中的一枚蓄满正能量的阳光宝盒在女



友彭珊的脑海里熠熠发光。和某船舶公司只合作了一单生意，彭珊意外地收到该公司快递来的一个小包裹。打开一看，是一个加菲猫造型的手机座和两本印有该船公司LOGO的便利贴。

“那时候，工作并不开心。”彭珊深陷回忆中。生疏的英语单词、点亮心灵的英语金句、甚至是一首挚爱的古典诗词……当感到前途暗淡、身心疲惫时，彭珊从蕴含着智慧与力量的便利贴里获得安慰和共鸣。

时间如海绵里的水，彭珊挤呀挤，便利贴从包里迅速拿出又轻轻放回。两本崭新的便利贴经时间的淘洗变得毛毛卷卷、软软塌塌，彭珊却一直将便利贴随身携带并将其视为激励她前进的动力。转年年中，彭珊由人力资源助理成功晋级为人力资源主管，美好未来，华丽丽地铺陈在眼前。

一张普通的便利贴，薄如蝉翼，轻如鸿毛，却承载着青春美丽的梦想与希冀。在职场里，我们矢志不渝做坚信正确的事，朴实无华的便利贴亦是见证我们逆袭成功最瑰丽的注脚。

■家庭相册

针尖上的母爱

□颜克存 文/图

2010年，我和弟弟还在学堂读书。那时我上大二，弟弟上高中，家里经济十分拮据。爸妈为了省去不必要的开销，把钱留给我们作学费，生活过得紧紧巴巴。为了能让在外求学的我和弟弟冬天穿的保暖不受冻，母亲总是一有时间就把毛线和长长的钢针握在手里，为我们兄弟俩织毛衣。

在那个两兄弟同时求学的年代，父母几年都难得添上一件新衣，母亲也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漂亮的毛线，每次都是买上一点新的，然后回到家里，把别人送过来的旧毛衣拆线，两相和在一起，一针一针织起来，再特意勾勒一些图案，一件新衣服就算完工了。

由于家在农村，母亲每天都要干农活，闲下来的时间几乎没有，为了能让我们冬天穿新衣，每天在学堂里穿得暖和，不受冻，母亲每年总是早早开工，从年头织到年尾，用一整年的功夫来织就对我们兄弟俩的爱。所以那时每次穿着母亲亲手织的毛衣，身上都是暖暖的，虽然毛线新旧不一，斑斑駁駁。

也许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，大学毕业后，我顺利参加了工作，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，能够买来自己喜欢的新毛线。可此



时才发现，母亲已经生了白发，眼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好使，已经看不清那密密麻麻的针脚了。

现在每每在母亲面前提起以前的旧毛衣，母亲总是对我们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那时候是生活所迫，搁到现在，才不想让你们穿那些旧毛衣呢，穿那些旧毛衣都跟不上时代。”

我懂得母亲说这话的意思，她是怕我们穿着旧毛衣，会遭别人笑话，其实在我们心里，这些母亲亲手织的毛衣，却饱含了满满的母爱。

自从我们走出学堂，母亲就封了针，再也没有拿过它，直到前不久，母亲在收拾屋子时，翻到那些沉睡多年的钢针，它们已经不再如往日那般光亮，变得锈迹斑斑。

母亲用千针万线织出了儿子一身暖，岁月却给她留下了满头白发。曾经她亲手织就的毛衣，不仅暖了儿子身，而且暖了儿子心。

细雨飘落在清明

□朱凌 文/图



清明的雨，宛如亲人的泪，总是会在这样一个忧伤的日子，飘落在人间。此时的我，又想起了已离开我近半年的父亲，不知远在天国的他，是否一切安好？雨不停地下着，如同我思念的泪水，也一度决堤。

以往的清明，总是会与父亲一起去看望已逝去的亲人，每到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会会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也会长眠于此。”当时听他这样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心想那一天离我还很远，可谁曾想，这一天，竟来得如此之快。

撑把长伞，站在雨中，让我不禁感到这雨仿佛也在为人们伤心着。我在想，这雨水是否也通人意，它知道，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注定是与思念伤心分不开的。它所能做的，或许就只是陪伴一边，任由着伤心之泪，不停地流着。

每一个清明，似乎总是与雨分不开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清明的雨是离愁是伤痛是无奈，是一份对亲人永远都无法割舍的思念之情。每一个清明，似乎又会让人感悟到

什么，那就是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当如斯。活着的人，更要好好地活着，也只有这样，才算是逝者最好的安慰。

轻轻地一束菊花，放在父亲的墓前，我对他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切安好。”相片中的父亲，依旧如同以往一般慈祥地看着我，那一刻，我仿佛感觉到了他的回应。他曾说过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走了，切不可太过悲伤，只要你们都好好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让他放心，是我唯一所能做的，让自己过好每一天，也只有这样，才不至于辜负他的期望。

转身离去的时候，雨依旧下着，泪水也不自觉地再度流出。永别了父亲，愿你在天国一切都好。如果真的有来生，茫茫人海中，我一定要寻到你，与你再续父女之情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